

古人論文大義

8
6

66

古人論文大義

緒言

文字盛衰。胚於世運。是以放勳光被。煥乎其有文章。而未喪斯文。宣聖推之於天文之關。繫。不重。耶。願其升降之源。流。宗派之遞嬗。陰陽剛柔之變遷。神理氣味之原質。要自有微言大義之所在。不徵於古。終無繇覓其徑塗。爰哀集古人論文都若干家。進諸生而口講之。指畫之。夫以鄙人之婞淺。詎有得於古人之萬一。然諸生誠能因古人所告語。而證以鄙人所講述。或者於文章之事。其有成功乎。

紀事。捷要。纂言。鉤玄。實惟。韓子有開必先。答李與馮希聖。希賢言宜。氣盛百祺。所傳述韓退之論文第一。
喜怒哀樂。愛惡悲傷。七情中節。發爲文章。王澤既竭。大雅云亡。孰揆所元。治亂之綱。述柳敬叔論文第二。
柳子錚錚。韓之畏友。答韋論師。左宜右有。本經參史。越犬狂走。形似古人。得毋苛否。述柳子厚論文第三。
三友巨擘。維李習之。創意造言。皆不相師。答王戴言與弟正辭。是二書者。植文之基。述李習之論文第四。
文章先事。曰雄曰奇。不雄不奇。匪庸則支。持正持論。務以奇勝。出拔爲意。大本是定。述皇甫持正論文第五。
可之於言。得文真訣。上溯昌黎。下來無擇。儲思必深。搗辭必高。倚天拔地。差足自豪。述孫可之論文第六。
子長高弟。韓歐二生。陰柔之美。歐得其情。大道奧闢。諸吳充緣。督學子立德立功。述歐陽永叔論文第七。
適天下。用周萬事。理通難知。意發難顯。旨蓄道能。文是非網。紀通聖法者。可與論史。述曾子固論文第八。
縱橫學家。類稱蘇氏。上書歐陽。自道厥旨。語約意盡。迺出孟子。惶然。儼然。傲帶自侈。述蘇明允論文第九。

觀姑射山神人斯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行乎當行止乎當止萬斛泉源奔騰千里述蘇子瞻論文第十。
子瞻謙抑謂弟勝兄如曉之舞榭文之精浩然宏博氣之所形黃河華岱供我經營述蘇子由論文第十一。
臨川王氏左右逢原鏗空奧衍有韓一偏長劍耿介舞於曲壇乃其商兌要歸自然述王介甫論文第十二。
東坡之徒推張文潛文主積理如龍潛淵汪洋沖澹一唱三歎決瀆求奇盡沿河漢述張文潛論文第十三。
明代開山繁宋景濂扶經之心文原二篇無意爲文文自不刊因文學道浩浩其天述宋景濂論文第十四。
蘇氏八世岐嶷名孫辨說染說詞源濶翻明初四家皆入於古尤茲亢宗普清鳳舞述蘇平仲論文第十五。
唐宋宗派衍自鹿門論定統系八家始尊扶微發幽武進互競祭海先河登峯際徑述茅鹿門論文第十六。
神明於法吾家荆川喉管聲氣瀟灑以樂方文得天始全惜哉鑿空語多逃禪述唐荆川論文第十七。
朝宗豪氣軼若縱橫牙將健兒一軍皆驚春花爛漫柔脆飄揚壯不如人悔名其堂述侯朝宗論文第十八。
寧都三魏叔子爲優真氣駘宕江海浮舟二十四氣得一以充序述變化至不可窮述魏叔子論文第十九。
國朝文錄炳蔚可存倚仰揖讓應推青門與叔子書善言養氣標榜鐘華塞源止澌述邵子湘論文第二十。
操縱頓挫開闔呼應終雄且駿千騎萬乘徐而抑之德性堅定與子厚言後先輝映述汪堯峯論文第二十一。
桐城方氏義法始詳氣清體潔大道康莊後儒傲之不涉披猖宜矯其弱庶用所長述方望溪論文第二十二。
望溪之澤一傳卯金論文偶記語瑣而深河海浩渺不擇細流自古闕達擇善從優述劉海峯論文第二十三。
士夫天職貴在尙志豪傑凡民惟所自真卓爾梅崖陳頌特高鳳凰千仞絕負雲霄述朱梅崖論文第二十四。
守先待後曰姚郎中義理考據詞章之宗陰陽奇耦若腐我或復魯一書昭茲無窮述姚姬傳論文第二十五。

陽湖一派子居襲然遠祇眉山氣象萬千與紉之書閎通態肆掉闔之家是獲法嗣述樞子居論文第二十六
湘水炳靈實生大儒發爲文章鬼策神驅橫掃百氏涵蓋九區予生也晚未得爲徒述曾滌笙論文第二十七
文正之友維吳南屏品概粹潔綠時淵渟祛惑門戶致書蔡岑俯視梅管可謂典型述吳南屏論文第二十八
湘鄉講學於戎渥中晦明風雨濼亭相從乘其所學聊慮漢京因聲求氣讀法大明述張廉卿論文第二十九
張吳嶽嶽近代鉅子聿惟黎甫得古神髓與子論文日之東京扶桑一別涕泗縱橫述吳黎甫論文第三十
右文都三十家非謂學文僅求茲三十家也亦非謂論文止茲三十家也亦非謂三十家之論文盡於此數首也特以
鄙人向所愛誦者而爲諸生講貫之爾夫今人之精神豈能訴合於古人之精神以古人之文章而作我之講誼則所
講貫者疏舛踈蹶概可知已然而諸生之會悟則必有出我講貫之外者孟子云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近今斯道
衰泯久矣世有豪傑獨無意乎哀而集之非獨以扶衰起廢將冀國文之傳永永於無窮也諸生其亦知責任之鉅而
傳授之重乎

古人論文大義目錄

卷上（篇目下附注數字係該篇在本書中之頁碼）

- 韓退之答李翊書一 答劉正夫書二 答尉遲生書二 與馮宿書三 上兵部李侍郎書四
柳敬叔答裴尚書書四 答楊中丞書五 與徐給事書六 與盧大夫書六 答鄭使君書七
柳子厚西漢文類序七 楊評事文集後序七 答章中立論師道書九
李習之答王戴言書一一 答從弟正辭書一三 答皇甫湜書一三
皇甫持正答李生書一五 答李生第二書一五
孫可之與王秀才書一七 與友人書一七
歐陽永叔答吳充秀才書一八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一九 與樂秀才第一書一九
曾子固南齊書目錄序二〇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二二 仲兄字文甫說二三
蘇子瞻答謝民師書二四 答張文潛書二五
蘇子由上韓太尉書二五
王介甫上人書二六
張文潛答李推官書二七

古人論文大義 目錄

820
667



3 1771 6464 1

368573

宋景濂文原二八 文說三〇 曾助教文集序三一 朱葵山文集序三二

蘇平仲空同子晉說三三 染說三四

茅鹿門漢書評林序三五 八大家文鈔總序三六 史記鈔引三八 魏蔡日石書三八 與王敬所書四〇

唐荆川文編序四〇 菴中華文集序四一 與茅鹿門書四二 記李方叔論文語四二

卷下

侯朝宗與任王谷書四三

魏叔子學文堂文集序四四 論世堂文集序四七 惺齋菴文集序四七 宗子發文集序四八 研隣偶存序四九

甘健齋軸圍稿序五〇 文澗序五一 俞右吉文集敘五二

邵子湘與魏叔子書五三

汪堯峯答陳爾公書五四

方望溪古文約選序例書五五 韓退之平淮西碑後五七 書柳文後五八 與孫以寧書五八 答友人書五九

答申謙居書六〇

劉海峯論文偶記六則六一

朱梅崖答李孺玉書六三 答王西莊書六三

姚姬傳述菴文鈔序六六 海愚詩鈔序六六 復魯繫非書六六 答魯賓之書六八

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初集自序六八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自序六九 與紉之書七〇 上曹儂笙侍郎書七一

上陳笠帆先生書七二 附錄歐文端公神道碑銘 七四

曾滌笙歐陽生文集序七六 湖南文徵序七七 聖哲畫像記七九 書歸震川文集後八二 送周荇農南歸

序八三 與劉霞仙書八四 與彭雪琴書八五 覆鄧寅皆書八五 覆葛舉山書八五 覆吳南屏書八六

覆吳子序書八七 覆許仙屏書八七 覆劉霞仙中丞書八七 覆吳南屏書八八 覆江梅村孝廉書八九

覆陳右銘太守書九〇 與張廉卿書九〇 日記八則九一 家訓九則九三

吳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九五

張廉卿贈范當世序九七 答吳塾甫書九七 答劉生書九八 答李佛笙書九九

吳塾甫答張廉卿書一〇〇 與姚仲實書一〇〇 與李贊臣書一〇一 與劉進之書一〇一 答嚴幾道書一〇二

復齋藤木書一〇三 答齋藤木書一〇四 記會文正古文四象後一〇五

書後一〇六

古人論文大義卷上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間何下而恭也。能如是。雖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曷冥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

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著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聞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嚴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僥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趨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義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願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嘗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醉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君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知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覓襲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覓舉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靡靡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過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竄感之歌。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賤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蹟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柳敬叔答裴尙書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爲鬢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入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爲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爲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

顏回死。夫子曰：天喪子。子路死。夫子曰：天喪子。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沉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昔堯舜，殷雅頌，作雅頌，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象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柳敬叔答楊中丞書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實，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與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彼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

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悞。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覺白。

柳敬叔與徐給事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褻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糲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靡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及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柳敬叔與盧大夫書

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爲外事所擣。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而有之。既爲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

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典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膏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劇雖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則王道與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哉。而生之冕頓首。

柳敬叔答鄒使君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卽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考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著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興。鄭出乎心。而成風。昔遊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文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爲文者之過也。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道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憑而爲文。則蹶。強而爲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柳子厚西漢文類序

柳敬叔答鄒使君書

柳子厚西漢文類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尙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叩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尙書之制。然無古聖人磨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囊。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殫裂。擗澁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翠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璆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尙書戰國策成敗與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說。繫於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盡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詔於哀平。王莽之謀。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駘黎之風習。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與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柳子厚楊評事文集後序

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瑩。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棟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遊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諷諭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諄諄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乘筆之士，被偏勝，猶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隳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稍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揚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循悟文體，尤選微述，學富識遠，才滿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鎮，諸葛武侯傳論，錢送梓潼陳乘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壽，隴西李錄，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遊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後。

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燈夷間，乃幸見取。僕白下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思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閉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

擊絮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豈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躡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愈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願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閭取怒乎。僕自溺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鬪。豈可使啾啾者。早暮噬吾耳。騷吾心。則固僣仆頽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芻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鄧叔則。佛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鄧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濠。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我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朋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歌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啻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黜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僣塞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核。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

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願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李習之答王載言書

翮頓首。足下不以翮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嘗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翮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追之以理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聲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濱有滏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劍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荷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

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誠文章之所主也蓋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素美新王喪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操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愷於窶小此非對也又曰遷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暨誥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俟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尤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閭閻兮行與子庭今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鸚冠田稷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苟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的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憮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嘲之狀曰崇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噫噫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驥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人之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入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師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執賢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曰德。曰年。曰爵。惡得有其一以慢其
二哉。足下之書曰。章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
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賢之與郭書。兩彼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
以爲狃。李翺頓首。

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至於於賢大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
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
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
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
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器得以一藝而名之。哉
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爲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
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
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賜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
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
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善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吾道云耳。

李習之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妄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行能寡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白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尙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扼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籍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彩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葱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玉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極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詖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獨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余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余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翺再拜。

皇甫持正答李生書

辱書。適隲墨。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香頰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靈龜。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嘗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爲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滯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咏歌紀述。光揚之作。爲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混再拜。

皇甫持正答李生第二書

混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

卒勿慙。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迥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絕論奇之體耳。末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嘗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謬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慳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譏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噏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賈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桎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薄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

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辭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譏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戶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僞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渥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宜渥再拜。

孫可之與王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言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漉魄胎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閭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靈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闔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壘。則非樵所敢與。知直入其城。說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管。耶抑以背時。辰衆且欲舖粕。毀醜以期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搗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飽詩揚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弱。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驟足未及。東郭日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孫可之與友人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竟。類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

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徑語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辭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鏘至於發論尙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自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歐陽永叔答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沛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俛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

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彌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濔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惜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脩白。

歐陽永叔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頃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惡味。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歐陽永叔與樂秀才第一書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册。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期待。此其所以爲慚。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

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譁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轄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管文俯見惡於時，棄身此世，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慚。某頓首。

曾子固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說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闕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檣杌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繼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

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謂明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擿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願以謂明不足以達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儉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下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

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巖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人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相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持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猶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矚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掉。感而捫。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竭。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亦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踴然而長。其光沛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

而不爲諳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囊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罔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明允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興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渟汪洋。濤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薄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之相遺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澗。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緝。揖讓旋峙。相顧而不前。其繁

如。穀。其。亂。如。霧。紛。紜。盤。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綱。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澗。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繁。者。如。帶。直。者。如。筵。奔。者。如。箭。跳。者。如。鸞。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淡。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天。下。之。至。文。也。今。夫。主。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紃。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子。之。處。於。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蘇子瞻答謝民師書

軾啓。近奉遠。函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愆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於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

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蘇子瞻答張文潛書節錄

顧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奮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發鬱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蘆，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儂聞之，愛莫助之。

蘇子由上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敏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瀹，頗有奇氣。此二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敏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泱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裔之所懼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之。橋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食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披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

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張文潛答李推官書

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指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讀。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說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閉百出。此猶兩人持。篋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復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八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淮。河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河。而納之海。其俯之爲淪澗。鼓之爲波濤。激之爲風。纏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暴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澗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澗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

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宋景濂文原

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羲之世。庖羲仰觀俯察。蓋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唯至道。合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鹽枌曰楛。櫛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象。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闢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之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翼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嘗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壘相之圃。而後知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驪也。苟瞻度而慮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未治體藝。則其用彰斯。所謂寒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互宇宙之終始。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闔大不闔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

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規魄魄，運行不息，基地萬變，總次弗紊，吾文之餘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遂吾文之峻，得之，南柱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與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溼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織，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爲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貳，調變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溼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蠶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行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賦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託者將以革，夫博味者將以損，夫明蝕，夫闔庸者將以混，夫奇瘳者將以勝，夫腴弱者將以亂，乎精碎意，將以害乎完，隨者將以革，夫博味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蠶？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智，麗其蔽，遠其天，味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鷓鴣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潄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聽視也，蟻蠟死生於麴，豈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醇，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子既作文原上下，簪言雖大而非夸，唯智者能擇焉。去古既遠，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棘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

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舉稱邪。蹤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聘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整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靡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發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願能操觚造詞。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播落而不自振也。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宋景濂文說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茂。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且蕃也。執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艱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也。千載之上。廣察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不特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恆蓄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哉。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圖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織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爲

焉以馳其身。味焉以汨其心。極焉以乖其氣。其道德幾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絲而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遇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耶。不淺其源而揚其濶。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求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宋景濂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非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淑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勸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寅助。

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廷。則有詔誥冊視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詩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比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譬以春秋實於御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燦然。起矣。余取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驩。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宋景濂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燎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葛管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進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

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執纆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龍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靈，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蘇平仲空同子晉說選自第十二首

尉。邈。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譏。訓。諧。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耦。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設。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講。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脈。別。而。營。衛。流。道。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澌。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蓬。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爽。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灑。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

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筌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劍舞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雕斲也將鳥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左邱明高亦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譽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鬣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僅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猷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謂焉無難能者矣

蘇平仲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梘取蠶取茅蒐取臺慮取豕首取象斗取丹雘取澆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日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罔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

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之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尙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邱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稽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邱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能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今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下幣。

茅鹿門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藝抱先大夫漢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縉紳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者之評。或稍稍概於心也。復促之梓梓漢書爲一編。工既竣。復來屬予序之。予覽而告之曰。太史公與班固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知繼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適逸。疏宕如餐霞。如嚼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知繼勝。故其規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剗。亦往往於其庸複亂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脈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

攝虛無。留行無列。鳴鼓鉦。所響川谷。沸平。乃若班掾。則趙充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也。嚴什伍。飽饑饉。謹間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之文。並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復自不同。太史公則劉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洎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做且舛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巷長老之所傳習。卽其令甲耳目之所睹記。況武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既縱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勞佐。羽翼其闕。造而懲其固。隨此則兩家者所值之異也。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鑄引之。間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並節而釐之。故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遍讀。以印可否。而抑可謂勤也。已雖然。聞之先輩。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亦不當於其區區。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所爲風神。爲短。幾參互而獨得其深。斯則謂之今之九皋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善讀兩家之書者。

茅鹿門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其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俗倫之於音。稗蠶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九秋之於弈。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焚

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廢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彙錯，賈誼、董誥、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同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脩從涇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各響綏，而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曉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騷，騷馳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輟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幣，雲螭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卽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馬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得無洪淫滌濫而互相剝裂已乎？予於是手援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脩、蘇公洵、軾、韓、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盪已。謹書之以償世之知我者。

茅鹿門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舉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持於鬚眉。頗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所當怒而裂。悲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時而潸然。涕淚。騷入墨士之所。憑而淒然。弔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鑄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調兒輩爲文辭。其所鑄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說。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成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翔。倏忽變化。若一夫劍舞於曲旂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適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煙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猶韓昌黎爲文。極力饒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開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愈不相及。抑可概見其微矣。予嘗夢其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肩踵之間者。予媿今所鑄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揚子雲嘗謂顏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茅鹿門與蔡白石書

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探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

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脩、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調各不同，而其律一也。律者，卽僕輩所謂萬物之情，各自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喻、虎嘯鶯樓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者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疊黍之度，卽慘惻悲淒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適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臥且吟而餐且噉焉。然後徐得之，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疊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舉，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卽欲會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力門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好士者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善，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他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沈，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鬱，黠黷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馮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仙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遊覽，行旅蒐狩，問釋讒囑，咏物賦惜，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備目，所可紊亂，增著於其閫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

茅鹿門與王敬所書

僕不量。少好著文章。及繇吏部左遷。稍益憂憤。問陳古六藝。及莊荀晁賈百家之言。而伏讀之。妄謂文以載道。道也者。應義氏以來不易之旨也。孔孟沒而聖學微。於是六藝之旨散逸不傳。漢興。秦之禮廢。始稍稍出。共爲因言析義。攷究異同。故西京之文。號爲爾雅。而魏晉以還。惟唐韓昌黎愈。柳柳州宗元。宋歐陽學士脩。及蘇氏父子兄弟。曾鞏王安石輩之八君子者。賦材不同。然要之並按古六藝。及西京以來之遺轍。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門。不敢當游夏列。而大略因文見道。就中壁理。蓋存就世之所稱正統者論之。六經者。嘗則唐虞三王也。西京而下。韓昌黎雖啓。則由漢而唐。而宋。閩及西蜀。東晉是也。世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於國之正統。或爲備安。或爲播。灑語。所謂淺微。淺昌不絕。加帶是也。其他雖富如崔蔡。藻如顏謝。嘗則草莽之裂土。而王是已。況於近代。聞人學士乎哉。僕間嘗手評次之爲八大家。如別冊。妄臆鄙度。已載總序及諸引中。不審公謂然否。僕嚮嘗其公論本朝之文。如王文成公論學。諸書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諫佛辭衛江。西田州諸疏。漢書以來未之睹也。公獨點頭。而海內舉士大夫之好文而雄者。聞予言。頗共非笑。以爲無當。予放於八大家。凡例未稍爲及之。而姪桂讀其書。頗篤好。而欲梓而傳之。欲借公一言冠之首。以爲重於世。公倘無拒。非獨八君子者。大振斯世。予譚陋。或得併附以見。而斯文之未墜於地。亦可獵樣而下也已。

唐荆川文編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撓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資矣。然而書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曆不

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備，有全，有小，有大有，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唐荆川董中峯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皆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隨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異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溼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匱釘以爲詞，盡去自古以求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靡靡淫蕩之文，其氣雖而不屬，其聲雖而不節，其意率其語，認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溼鼓之音，而且詭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

其果素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辟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者。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

唐荆川與茅鹿門書

夫兩漢以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於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說。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竄說蓋頭。鷄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涇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已老墨名家之說。而猶傳乃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日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唐荆川記李方叔論文語

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聽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

語之降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與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脈絡之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薈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羸。犬羊之間而有鬻仁而不猛。如登壇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澗汗之澤以觀塞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紘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士本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氣雖盛而神色昏營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於其間各因天資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礙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數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殺苟且之人其言嚙以恚排闥縱橫之人其言辨以私刻核伎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傳後世者不可不識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諱乎所養之德也。

古人論文大義卷下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侯朝宗與任王谷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敘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敘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躡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躡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部。會卽颺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躡賊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都位。譬如用兵者。調遣。檄。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心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欠。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寔。龔。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辟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

鳴玉方爲孝廉有聲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釋與策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廢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其相礙磨乃爲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資此言之不謬也

魏叔子學文堂文集序

陳子椒峯旣成進士益好古學所爲古文日益多世之成進士者甫棄帖括則輒爲古文人亦輒以古文譽之縉紳先生莫不真然有文集蓋百餘年相循成風尙莫有知其非者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峯之論文曰世人於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遂其流而遺其源固未有能運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調所成煥煥乎入古人之室然吾以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蓋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大意大意旣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軋悟而觀者回惑扞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恆取有關勸懲至其敘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必懇懇懇懇爲文傳之而其間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紆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椒峯少負文名早貴意氣揚揚揮擲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顯勤勤於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惻得三百篇之意夫心厚則坦五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背義之言著之文章求當於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譏議使見椒峯文其能無反面而卻走也歟夫不得椒峯之好學問與其意而徒欲以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

命於古。大家者果何如也。

魏叔子論世堂文集序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經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閉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而乃以氣特閉。氣之靜也。必資於理。理不實。則氣隨其動也。按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壞。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浪小。大易彊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況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詭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琅琊龍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魏叔子揮灑菴文集序

毗陵高士揮灑菴先生。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其言學爲一書。在江東閩海。言事爲一書。雜文爲一書。詩爲一書。辛亥余客毗陵。先生與爲忘年交。出文集示余。而命之序。惟文章以明理。適事無當於理。與事則無所用。文故曰文者。載道

之器言事莫尚漢言理莫尚宋該事者每謬於理宗理者迂闊不切事其實相乖離其文亦終無有能合者先生以宋爲體以漢爲氣深切明剛皆足見諸行事以正人心之惑溺而救國家之敗此非可以文章求也然有其志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無其事則文皆弗極於工有志而無學猶耕者之冀總耜而不蒔耨也是謂虛而不實有學而無識猶作室者固垣墉而不厝戶也是謂塞而不通有識而無事猶浮海者之望三神山不至而返也是謂似而不真虛而不實者其文疏不足以徵事塞而不通者其文密不足以達意似而不真者其文疑不足以適用天下之文得其一失其一故其爲台也甚難非不知也才短而學薄不足於識不鍊於事志之而非能故也先生少負才四十不遇受業山陰劉念臺先生之門世亂挈其子隱天台山中揣摩當世之務適閩親在行間歷艱危患難瀕於九死其講理也精鍊於事久是以極微芒得失之數而一著於文章嗚呼其不幸不見用幸而見用吾不知所成當何如而徒以文章見又使不得盡見於世則亦爲可悲矣乎先生世變後逃乎禪或者非之余以爲合義蓋僧服而蔬食不交當世者垂三十年仲子格抗志養親工於詩而以畫名予與爲紀牽交先生性巖巖與人寡合年踰七十志不挫獨好吾兄弟以爲可與言雖然先生高士非隱者也是亦惟吾兄弟知之

魏叔子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未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終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

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銘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願必多其篇幅。以勞苦後世耳。口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辨。隨文之頃。窮思力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葉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窳婢巧夫。米鹽浚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謀識之。醜醜蓄積。洗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營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潛經。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寶應朱秋厓。興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予。敍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魏叔子研隣偶存序

古今之文。有意爲之。而工。有無意爲之。而工。古人有言。文至無心。乃傳。其說何也。天下未有以無心而爲文者。故曰言者心之聲。使其無心。則文之可不作也久矣。而惡乎勤勤然著之爲書。且以傳於天下。後世然後知所謂無心。乃傳無意於傳之。而非無意於作之也。有意於必傳。則將欲然有求知於天下。後世之心。求知於天下。後世則其爲文也。必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於天地。又或故爲詭特駭異之說。以徇天下。後世之人。嗟乎。是二者之

文雖使。幸傳於世。而自有道之士。視之則亦猶夫馳枝。營。之附於身。已矣。研隣之文。曰。偶存。是無心於傳者也。然而風之行於空也。草木爲之傳其聲。水行於地。而山石曲折。寫其形。故曰。風水相遭。而文生焉。夫以是爲偶然之事。爾而數者之於天地。則固已長存而不滅。雖子瞻之文。古今稱絕作。其與人書。予多不取。獨李端叔王定國諸篇。風期自然。無意而極。工雖尋常。凌雜之言。無不可深味。而久傳者。爲韓歐諸家。所未有。嘗讀研隣與子弟書。骨友問之。作則不特無意於傳之。而抑若無心作之。其殆庶幾者。歟。研隣好客。負氣矜。施喜與。表章古今。人文章。久而不懈。以賢豪聞天下。乃其文。則又已若是矣。研隣者。秦和蕭子孟。防讀書處也。

魏叔子甘健齋軸圖稿序

程山。甘子健齋。學道而能文章者也。自六經孔孟之文。不可復作。天下聰明好古之士。其言或醇。或雜。莫不求工於文。成一家之言。以傳於後世。於是文日盛。而真意消亡。實學中絕。至於宋明。儒者則又以文章爲玩物。喪志而不屑自二。三大儒外。類取足道。其意而止。卑弱腐庸。漫衍拘牽之病。隨在而有。讀者不數行。輒擲去。或相與挪揄。厭薄之。以爲戒。然吾嘗爲之求其理。初非悖於六經。考其生平。不可謂非聖賢之徒。而顧令天下後世厭絕其文。至如陸儲之食魚肉之餒敗。之陳於其前。嗚呼。則亦不文之過也矣。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於易曰。脩辭立其誠。立誠以爲質。修之而後。言可文也。聖人之於文。蓋憚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散而已矣。必且辨爲度數。品物儀飾之節。有所謂以多貴者。有所謂以少貴者。有所謂以大以小。以高以下。以文以素。貴者聖人之於文。亦然。文以明道。而繁簡華質。洪纖夷險。約肆之故。則必有其所以然。蓋禮不如是。不足將其敬。文不如是。不可以明道。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而或者以爲不然。則請觀於六經。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蓋可觀矣。余愧不能學道。竊謂今天下之志於道。

者既心體而躬行之。必遠當世之務。以適於用。必工於文章。使其言可法。而可傳。嘗與易堂邱而康論文。而康今之有志學道者也。禮之言曰。簡勁。切切。作冢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紆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樸而不可斷。重可詳復而不可煩。碎可寬博而不可泛。衍可行大而不可方。堵可和柔而不可靡。弱語可以不驚。人而不可觀。古聖賢之常言。其可原本先聖先儒。而不可搖筆伸紙。慨以聖人大儒爲發語之端。匡山朱先生見而非之曰。若是則教儒者以作文矣。先生蓋學道而有成者。嗚呼。此子所以懼夫道學之不振也。非不振於文之爲不工。而其得失。可推而知也。甘子少多才。風流跌宕。善歌曲。至不嫌以身試優伶。壯而好經世之務。嘗自區畫邑田賦上下。有司行之。毋少變。建議勦山賊。爲國策。口手指闕大吏前。潛身走賊。嘗下。以知其險易而爲之計。既又慕其素所親善友。謝約齋先生。翻然委贄爲弟子。篤行誼。以聖賢爲歸。近五六年。又好與易堂諸子講求文章。而其文亦日以益進。今夫甘子。凡三變。至於學道。而後加意於文章。其爲人甚奇。其文當必有個儻超拔。不可羈絆之氣。乃讀軸圍稿。朗暢和平。沖然多菽粟布帛之味。而其正統論文。帝短喪辨。子奚家廟。通濟橋記諸篇。則又高勁有法度。爲近世能文者所難及。已酉四月。甘子以書來。命予敘其文。予以甘子有兼人之才。固當於平日所論議者。合而致之。以振今日學道之衰。而爲之敏之如此。

魏叔子文徵錄

水生於天而流於地。風發於地而行於天。生於天而流於地者。陽下濟而陰受之也。發於地而行於天者。陰上升而陽著之也。陰陽互乘。有交錯之義。故其遺也。而文生焉。故曰。風水相遺而成文。然其勢有強弱。故其遺有輕重。而文有大。小洪波巨浪。山立而洶湧者。遺之重者也。淪漣澹澹。嚴皺盤而密理者。遺之輕者也。重者入驚而快之。發豪士之氣。有鞭

管四。海。之。心。輕。者。人。樂。而。玩。之。有。遺。世。自。得。之。慕。要。爲。陰。陽。自。然。之。動。天。地。之。至。文。不。可。以。僞。廢。也。無。錫。錢。子。磻。日。博。學。好。古。既。自。以。其。文。章。名。天。下。復。取。天。下。文。甲。乙。而。選。輯。之。命。曰。文。灑。夫。灑。文。之。小。者。也。磻。日。其。何。以。是。名。吾。覽。其。書。有。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文。足。以。震。動。天。地。搖。撼。山。嶽。若。黑。風。白。浪。之。起。於。晝。日。而。蛇。龍。腥。鱗。怒。跳。嬉。擲。於。其。間。顧。退。託。於。灑。以。自。名。其。謙。謙。之。志。固。有。然。與。然。吾。嘗。泛。大。江。往。返。千。餘。當。其。解。維。鼓。棹。輕。風。揚。波。細。灑。微。瀾。如。抽。如。織。而。玩。之。幾。忘。其。有。身。及。夫。天。風。怒。號。帆。不。得。輒。下。檣。不。得。暫。止。水。駭。舟。立。舟。中。皆。無。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飾。且。快。攬。其。奇。險。雄。莽。之。狀。以。自。壯。其。志。氣。然。且。登。舟。之。初。風。水。所。避。避。若。是。則。必。不。敢。解。維。鼓。棹。蹈。危。險。以。自。快。夫。世。之。樂。小。言。而。畏。大。文。也。久。矣。故。錢。子。以。灑。導。之。與。錢。子。之。選。有。忠。孝。道。德。經。濟。之。文。以。爲。洪。波。蕭。閒。之。文。以。爲。潑。灑。靜。深。之。文。以。爲。蹇。澹。纒。澹。之。文。以。爲。麗。水。巖。鼠。夸。父。各。滿。其。腹。若。是。則。已。矣。予。姑。妄。言。之。以。塞。弁。首。之。責。

魏叔子俞右吉文集敘

才。足。任。天。下。事。者。肆。應。不。窮。暇。而。若。無。事。然。必。剛。氣。以。爲。之。本。無。剛。氣。而。自。託。和。平。卽。不。爲。鄉。原。必。且。萎。鬱。游。移。臨。大。節。不。能。守。當。大。難。不。能。濟。遇。大。疑。不。能。決。至。於。見。善。人。而。用。之。不。力。見。惡。人。而。去。之。不。盡。人。於。文。章。亦。然。文。以。宣。道。義。著。事。功。其。論。旨。必。歸。和。平。夫。和。平。者。剛。氣。之。盡。也。竹。箭。之。生。直。幹。挺。利。其。質。可。以。陷。堅。矢。人。則。爲。之。相。筈。察。羽。均。其。燥。溼。輕。重。使。和。平。焉。而。用。之。若。揉。蓄。以。貫。甲。雖。良。工。必。不。能。予。持。是。相。天。下。士。之。能。文。章。者。雖。或。以。論。不。純。粹。不。合。於。儒。者。而。吾。終。不。可。得。變。幸。亥。客。嘉。興。交。俞。子。右。吉。愛。其。人。數。與。言。議。其。於。人。賢。不。肖。無。所。私。予。以。剛。許。之。讀。其。漸。川。文。集。議。論。諱。腐。有。毅。然。不。撓。之。氣。其。色。凜。凜。若。不。可。犯。予。生。平。論。文。主。有。用。於。世。而。右。吉。亦。曰。吾。頗。不。好。攷。據。訓。詁。之。學。雖。曆。象。聲。律。數。算。意。不。樂。爲。以。謂。窮。年。屹。屹。於。天。下。事。少。所。補。不。如。觀。大。略。使。坐。可。言。起。可。見。諸。行。事。嗟。乎。右。

吉少以文章名天下。志意奮發。不在鄉里。善士脫令得志。可使朝無僉人。子每與拉談。夜至聞鷄聲。不輟。竊用相傷。悼讀其文。廢卷而歎也。嘉興余多君子交。於右吉尤篤。而右吉方授徒。嘗輟課誦。相過從。或同扁舟。訪友百里。內外嗚呼。世道之衰。生於人心。陂僻而和平者。又素蓄游移。而不剛。至於見善人好之。不力。欲合其交。懼世俗之譏議。遂巡而不。敢斷則天下。且何望哉。此吾於右吉之文。不禁慷慨及之也。

邵子湘與魏叔子書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秘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斯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書詩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牽拘注疏。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源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紙其氣。慝者。其文詖。以刺其氣。穢者。其文剽。以取是故。涵泳道德之藎。奮奮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於吾氣者也。投贊干謁。蠅附蟻營。惡吾氣者也。應酬。轉。揆。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卑離刻者忌。促深墮者忌。說敷演者忌。俗是謂定。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

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驚。變。化。百。出。各。視。功。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創。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替。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泯。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潯。之。波。者。不。識。物。源。之。廢。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羽。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聚。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譬。操。匠。郢。之。斤。而。毀。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求。免。疑。駭。譁。笑。唯。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尙。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惟。能。言。之。耳。僕。才。氣。窳。劣。又。苦。人。事。雖。心。慚。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擗。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捫。指。追。矣。僕。論。文。大。類。是。唯。先。生。進。而。教。之。

汪養峯答陳龜公書

疏啓。前。倉。猝。報。書。媿。無。以。仰。副。足。下。之。意。茲。若。休。沐。少。暇。故。頓。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雎。之。書。最。下。亦。當。旁。採。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爲。之。折。中。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如。鴟。烏。合。之。市。人。而。思。割。壽。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斂。之。

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靈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聞齒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陸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峯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岡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為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營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願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答。

方望溪古文約選序例

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翹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著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兼通其辭。羣士果能固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

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

一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誦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窠突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閎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姿不可網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則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論議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個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逸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尙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筋可誦茲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難也既得門徑必縱橫百氏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貧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養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偽體故於客難解啣答寶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間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斲精神於窳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概勿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

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撫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誌銘奇崛高古精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州二誌皆變調闢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跡或事跡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與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墨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筆古拙而善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間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讀者不爲揜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施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鈎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方望溪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復矣此意唯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複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閒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旣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篇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忘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攻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郡陵鄆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奧窔而以

此類裁之類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來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爲知者耶。

方望溪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所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尙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詭且雜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清曠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尙有叮囑非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曉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方望溪與孫以寧書

昔歸震川嘗曰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極心所示華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節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斷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盧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

勉也。其門牖廣。大乃度時。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担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鄭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誌李元質。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質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唯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經嘗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遠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方望溪答友人書

來示乞賢尊表誌或家傳賢尊事迹。著見者唯以某事屈廷議。宜別記其事。而以本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臃腫而不中綫。墨若約略。則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陋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贊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尙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必別記其事。具載發議。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是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方望溪答申謙居書

李涪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臆。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卽足下也。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白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難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而非其學。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僉汚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曠嗒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釋經而外。未聞姦僉汚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竝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於經。而掇拾於文字間者。尙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標者。必其行能少異於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於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所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塗。則期月之間。可講而明也。

劉海峯論文偶記六則 照原本略加歸併

行文之道。神爲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爲主。是矣。然氣隨神。神運則氣。氣隨神。神運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爲氣之主。至專以理爲主。則未盡其妙。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

言雖累牘不達於用。故義理齊卷。經濟者行文之材料。神氣音節者行文之能事也。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附。蕩乎不知其所歸。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規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於字句。準之。

音節高則剛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必笑以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

凡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卽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自然鏗鏘發金石聲。

唐人之體較之漢人。微露圭角。少渾灑之象。然陸離瓌瑋。似夏商。鏘鏘宋人文。雖佳而萬怪。慄慄少矣。荆川云。唐之韓猶漢之班馬。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此自其同者言之耳。然氣味有厚薄。力量有大小。時代使然。不可強也。然學者宜先求其同。而後別其異。不宜伐其異。而不知其同耳。

文貴奇。所謂珍愛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氣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爲奇。氣奇則真奇矣。讀古人文。於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測識處。便是奇氣。文貴高窮理。則識高。

立志則骨高。好古則調高。文貴大道。理博大氣。脈洪大邱壑。遠大邱壑。中必峰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遠大。文貴遠。遠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說出者多。乃可謂遠。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鏗。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爲文章盡境。文貴疏。凡文力大。則疏。宋書密。元書疏。顏柳字密。鍾王字疏。孟堅文密。子長文疏。凡文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文貴變。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故文者。變之謂也。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變。節變句變。字變唯昌黎能之。文貴瘦。須從瘦出。而不宜以瘦名。蓋文至瘦。則筆能屈曲盡意。而言無不達。然以瘦名。則文必狹隘。公穀韓非王半山之文。極高峻。難識。學之有得。便當捨去。文貴華。華正與樸相表裏。以其華美。故可貴。重所惡於華者。恐其近俗耳。所取於樸者。謂其不著粉飾耳。不著粉飾。而精彩濃麗。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文貴參差。天之生物。無一無偶。而無一齊者。故雖排比之文。亦以隨勢屈曲。貫注爲佳。文貴去陳言。昌黎論文。以去陳言爲第一要義。樊宗師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語。自謂有出處。自矜爲典雅。不知其爲襲也。剽賊也。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爲腐臭。原本古文意義。到行文時。卻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未嘗不換字。卻不是換字。法行文最貴品藻。無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渾曰。浩曰。雄曰。奇曰。頓挫曰。跌宕之類。不可勝數。然有神上事。有氣上事。有體上事。有色上事。有聲上事。有味上事。有識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須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貴者。曰雄曰逸。歐陽子逸。而宋雄。昌黎雄。處多逸。處少太史公雄。過昌黎。而逸處更多於雄。處所以爲至。

朱梅崖答李確玉書

讀書一節。近而寡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日然後有以自澆白。蓋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沌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澆。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還其順詰焉。沈潛其義。繚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所謂自澆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尚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

朱梅崖答王西莊書

熟復大集。穿穴經史。剖別精核。其記序銘誌歌詩法度。不失而風趣尤勝。欽服何似。承詢以仕務所處。拘墟之見。豈敢上陳。要亦循古人所云。力體之時。憂其不足耳。古人所云多矣。體之無不驗者。而大旨則韓子所謂無人之見者是也。一技之微。古人嘗遺耳目。爵賞非譽以求之。及其至也。皆與道通。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伯牙學琴。成連棲之海上。以移其情。以海上者。無人之處也。精神寂寞。百感皆息。而真者出焉。而琴以名斯其為學之要耶。若文者。古人所以自著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蘇子由曰。文者氣之所形。太史公曰。讀其書。未嘗不想見其人。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韓子曰。君子慎其實。柳子曰。文以行為本。斯其為文之要耶。誠知二者之為要。而力體之。其必有自知者矣。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斯又君子之所以自立也。古之垂教者。聖人不具論。其有言立於此。而後事自應。世世

可稱者。若遲任、史佚、臧文仲、子產、叔向之流是也。他若百家雜術、孫武之論兵、靈素之釋經、皆非有所專主也。然百世莫能外焉。至眉山蘇氏於仁廟時爲興作之言、神宗時則進休養之說、皆隨時爲之辭、而學者或以病其言之不純信。他若劉歆、陳元、賈逵、古學見排、桓譚、鄧興、非識爲罪、韓愈以諱辨、史册垂議、歐陽脩、韓琦、持漢議、貽請學者是、非之難定也。如此則所云切於時者、亦豈易言也哉。仕瑋辱閣下下、意援接、故敢悉其愚、竊見近時人不說學、士多疏陋、故蒙傑之士、率以博覽自喜、夫經言、積與史籍、紛繁加人、白爲之書、與世而增、雖有上智、豈能徧理、至傳聞、同互文、義點、虛先後、相積、疑質、牛毛、但當存而不論、豈能窮其自出、古人於事、訛誤、未有折衷者、但云當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誠有味也。夫子曰：「我知之矣。」如爾所不知、何此聖人所以爲萬世法也。近世士多奮其私智、以誣古籍、鑿空立說、徵引繁富、足佐其謬、其弊始宋之一二名人、白喜之過、後遂益甚、嘗怪孔氏刪詩書、古有是言、自司馬遷以來、無異辭、而近世有云詩無刪者、風雅頌之名、見於周官、左氏卜商之傳、而云詩有南、無風、司馬遷、韓愈、柳宗元、李翱、皆釋左氏文、采法其所爲、而或以爲衰世之文、漢初、春秋學官、專立公羊、董生以之名家、唐殷侗、欲繼何氏作注、韓子與書、欽歎之、而或直詆爲邪說、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自集一時、屬官所爲、非苟作者、而或以爲章懷少年、讀書不多、故多遺誤、又因嘉祐集、目無辨、姦論、遂直指張文定、墓志及東坡謝書子、由志、文定之文、皆爲僞作、其悍而自遂、無所顧藉、如此、豈古人誦厚之義耶。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孤陋固不足、以盡道、然苟況載孔子論士之言曰：「不務多知、務審其所知、則所以主乎聞見者、必有道矣。」古人治經、非專門名家教授者、皆取大義、通不爲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賈生、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是也。故遷釋李斯知六藝之歸、固謂向父子揚雄爲滿深經術、謂優於其義也。至於物名、詳載之詳、則季漢通儒徐偉長之流、亦知鄙之矣。學者幸不爲君子所鄙、又安畏世

俗之議耶。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於古人者。調劑心氣。誠一以出之。齋莊以持之。優游以深之。曲折以昌之。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識其職。而不亂澹然各止其所。而不過。則雖尋常閭閻起居之辭。而人實之如金玉。襲之如蘭芷。聽之如笙瑟。味之如醴醢。有不忍去者矣。何也。則以其心氣之清和。惻怛感人於微。而人樂之。亦自得其志也。故自貴者人貴之。自愛者人愛之。傳曰芝蘭生於空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斯所爲自著者也。後之作者。誇嚴自喜。動曰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爲皆依傍緣飾。以動於世。二者豈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於內足之餘。其言信也。後之人未必然也。而馳驚心氣。以逐於外色。取聲附以事觀聽。中枵源醜。美先盡矣。又何以永學者之思慕乎。此仕琇有感於近世學與文之弊。妄獻其愚。以求大人先生之折衷也。

姚姬傳述菴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著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考覈甚辨。而不煩穢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瑰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

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蕭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縮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盡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謬。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姚姬傳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憤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闕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於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上陽而下陰。伸剛而緇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闐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爲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其沒後十年。長子曰泉。觀察督糧江西南。校刻其集。兼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

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竊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剝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竊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非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位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非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畫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駢。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鏗。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駕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深如珠玉之輝如鴻鶴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嘆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方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猶躡不蕪。而已古今至於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於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雜亦竊譏。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海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

姚姬傳答得寶之書

其頤首。寶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顛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石。豈不媿甚哉。願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古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遽以通者。義理也。雖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鑄。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鷄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好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遠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

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初集自序

敬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聲。八年學爲詩。十一學爲文。十五學六朝文。學漢魏賦頌。及宋元小詞。十七學漢唐宋元明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讀書之序。窮理之要。攝心專氣之驗。非是不足以爲文。於是復反而治小學。治經史百家。凡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誦之口。書之手。仍茫茫乎搖搖乎而已。先府君曰。此心與氣之故也。不可以急治。當謹而俟之。減嗜欲。暢情志。嗜欲減則不淆雜。情志暢然後能立。能立然後能久。大自是之後。敬不敢言文者十年。徒走京師。遊中原南極黔楚。與天下篤雅恭敬之士交。竊窺其言行著述。因復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論撰。而下筆迂腐細謹。塊然不能自舉。嗚呼。天地萬物皆日變者也。而不變者在焉。不變者所以成其日變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萬物之日變。

氣爲之心之日變神爲之神之變迷於氣之變而迂回之弊循循然而緩謹細之弊切切然而急於神皆有所闕焉敢不力求之以求所以日變者哉然而有不可變者典論曰學無所遺辭無所假擇其言尤雅者若干編可以觀矣

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二集自序

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聖人之經永世尊尚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縱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流復別爲詩賦家而樂爲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以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後世百家徵而文集行文集散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滴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濟於聖賢之精微開明於儒先之疏證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用不發事物之隲不統放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觀之前世賈生自名家縱橫家入故其言滂汗而斷制電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質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雅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縱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縱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麇動至若黃初甘露之間子桓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以輕雋爲適意時俗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爲二途熙寧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襲稽經文其失也庸後進之士竊聖人遺

說規而畫之。勝而斷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爲一物。太白樂天夢得諸人。白曹魏發情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遞趨遞下。卑冗日積。是故百家之敝。嘗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非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敬一人之見。恐遠大雅。惟天下好學深思之君子。教正之。

禪子居與劄之書

昨者相見。敬所以望劄之者甚博。而劄之以古人之所以爲文者問焉。劄之志止乎是耶。抑敬之所知者。不足以越乎是耶。甚非敬之所望也。文者小道也。而人喜爲之。爲之而復喜言之。本朝如魏叔子。姜西溟。邵子。湘諸人。皆累畧言之矣。盡矣。敬復何所言耶。等而上之。元明之人言之矣。宋之人言之矣。如和鼓然。其聲無以甚異也。敬復何所言耶。雖然。劄之意不可無以應也。且敬所謂甚博者。未嘗不可於言文推之。劄之慎擇之可也。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爲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章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劄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於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敬請合三子者之言。爲劄之中言之。其是耶。其未是耶。納之擇之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不達者也。然而四者有有之。而於達無害者焉。則禦寇。莊周之言是也。非聖人之所謂達也。有時有之時無之。而於達亦無害者焉。管仲。荀卿之書是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瀟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於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路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士之

墳。壤。鹹。洩。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蓋。猶。有。未。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壘。之。遞。下。而。微。至。也。其。盤。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於。脈。也。如。觀。於。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衝。奮。躍。無。定。也。如。是。其。可。謂。能。於。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滂。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退。之。子。厚。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敏。未。能。之。而。言。之。者。也。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初。之。益。申。之。可。也。

禪子居上曹儻賓奎侍郎書

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同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於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興。幾於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相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陋。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遼。嚴。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其。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邪。蓋。遼。嚴。震。川。嘗。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敵。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遼。嚴。之。文。贖。賸。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敵。震。川。之。文。謹。則。貴。辭。必。近。其。失。也。少。敵。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緣。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遼。嚴。而。銳。過。之。其。疾。微。於。三。

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岐。辭近諳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庫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於下里。以祿養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着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昌狂無理。排澗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疏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棗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壓其心。所欲云者。由是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驗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則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醜淫。誠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敵。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敵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文。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是而已。曩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其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附呈近作數首。聊以塞盛意。愧悚愧悚。

禕子居上陳笠帆先生書

本月十六日接奉鈞諭辭脩精審以敬爲可教而諱諱示之言藝如是言事言道必悉如是此古人所以能日進之遠也而簡末及于享孝廉則知幕府賓從皆見敬前書而幸正之先生知交遍海內幕府之盛巖於裴承相饒留守敬以言藝進當始終盡其愚并以資之諸君子焉書日之法始於尙書而詳於春秋春秋書魯大夫之卒穀梁言日者正也不日者惡也公羊則以不日爲遠今考公子才以後二十三人賢與不肖卒皆日則不日者以遠失之公羊爲是故古者金石文卒皆書日也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孔疏以季孫行父等證之是君臨宜日也文端碑書甲寅皇上親臨喪次其法本此至賜謚賜祀賢良賜祭春秋無明文可比然不日則疑於與臨喪同日矣故諱書之春秋於喪之歸皆書日桓公昭公是也故文端之喪至南昌亦諱書之葬之日不日公羊有渴葬之說而以不日爲正然春秋書魯公之葬夫人之葬各十皆日則他國之不日者亦以遠失之非如公羊之說也故文端之葬亦諱書之數條皆金石文通例也若書三代封贈之法其以一筆書者必官封無異焉今篋圃先生有官階不可沒彭太夫人受夫封亦不可沒是以前後詳書而中如曾祖如曾祖妣變文以隔之此亦金石文通例也其所以必三代排比書不合書有官無官有封無封而一筆以封贈結之者抑更有說此文自嘉慶十有六年至如令式以日排比書舉人中書以文端之年排比書賜及第以後以國家年號排比書而於賜及第書文端之年爲上下轉捩蓋前後數百言皆排比法以見禮也若書三代獨不排比則爲文體不純矣史記漢書有排比數千言者其後必大震蕩之此文實在前虛在後所以如此者因通篇不書文端一事故用排比法敘次家世科名官位然後提筆作數百言皆虛空擡虛左回右轉令其勢裕天匝地以極震蕩之力焉此法近日諸家無人敢爲亦無人能爲也東坡司馬道碑虛在前實在後所以如此者由一切事業不足以盡文正故竭力推闡在前後列數大事止開指示如浮雲如小石此文正人之大東坡手筆

之大也。文端雖賢，必不敢自儕。古人敬才，窮不敢犯。東坡因顛倒其局用之，至變化則竊取子長，嚴正則竊取孟堅也。自南宋以後，束縛修飾有死文，無生文，有卑文，無高文，有碎文，無整文，有小文，無大文。韓子詩曰：「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南宋以後，止於水航之尺寸，粗細用心，而不想施手時，故陵夷至此也。婦人稱太始於太姜，太任，太姬，戰國始見。太后之稱，漢晉以來，有太夫人之稱，其夫在不稱太，乃定制於北宋至今，沿之而夫婦皆亡，則仍不稱太。與歷代升祔不稱太同，文端爲修撰之時，箕面先生夫婦相繼而逝，故封一品時，應去太字。于亭之言是也。如尙有未當祈卽續示爲幸。

附錄

惲子居戴文端公神道碑銘

嘉慶十有六年四月戊申朔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彝事開皇上軫悼已酉榮郡王奉命奠甲寅皇上親臨喪次奠爵三戊午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祀賢良祠壬申禮部遵行諭祭禮是年十二月甲子公之喪至南昌越一年十一月甲申公之子嘉端遵行諭葬禮葬於南昌岡前嶺之兆立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先是公以省墓歸南昌敬見於丙舍公慨然久之仰視日舉酒曰：「吾身後文屬子矣，子無辭時敬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富鄭公文潞公會幾何時？公邊捐館舍言之爲憮然。然敬與弟子籍最先在京師，視公舍敘今復囊篋穿之事，其敢自外謹次公之事於左。』公諱循，字字荷之一字，連士曾祖時懋由江都遷大庾，誥贈通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傅氏周氏梁氏誥贈夫人累贈一品夫人。祖佩贈官如曾祖妣溫氏贈封如曾祖妣父第元太僕寺少卿誥授通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誥贈夫人累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七本省鄉試中式二十二應天

津召試欽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公年二十四會試中式賜一甲一名進士第授翰林院修撰旋充湖北正考官復命後奉旨仍直軍機處充江南副考官晉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充湖南正考官督廣東學政升右中允累擢侍講左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嘉慶元年皇上登極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內贊纒照之業外宣康定之猷蓋於是乎始二年賜三品京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升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高宗純皇帝賓天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且趨事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五年轉戶部左侍郎六年教習庶吉士升兵部尙書十二月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十年調戶部充會試總裁直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十三年奉命視河南予假省墓十四年皇上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十六年三月皇上以綏懷西北屬國五臺公扈從臨發送教於正寢之門復理前丙舍語敬愕然不敢對辭去間月回蹕公途次得疾至正定疾甚奉命歸京師治疾馳至圍明園邸第敬往問公不語二日矣是日遂不起年五十有七徵允惟唐宋以來羣輔肩背相望然或賢矣而不得其時則節耀而功不覿得其時矣而不得其主則業豐而禮不終若夫功弊禮終朝野動色而世有先賢之狀家藏舊事之錄矣揚過溢漸至攘誣斯亦古者大臣之心所必不敢承者也惟我聖清一家作述太祖太宗肇造丕基世祖聖祖并包寰海世宗高宗以勤以養訖於無外歷溯國家創業守成諸大臣皆銅錮窮窮如不勝衣其麻縻之讓鴻禧之論敷陳密微者朝廷時布之遠邇以爲天下光蓋有道之世進退之權毀譽之柄皆自上操之道固如此前教匪戡定皇上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詔天下公薨復中釋之而公所面取進止雖同直勳舊大察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

於是而知公之爲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不可沒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嘗可否而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驟加摧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間，此卽公立朝大指也。公娶陶夫人，子一嘉端，徐宜人，出年始十一，欽賜舉人世襲騎都尉。

會澤笙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鼎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槐。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吳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姬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黎非、宜、吳、德、旋、仲、倫、黎、非之甥，爲陳用光、領士、領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蘇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黎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薰、伯、琛、滋、浦。

舒濂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遠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嘗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列。立標志名曰。漢學深積。有未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掘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掘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競競。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歿。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濂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管窺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聲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曾滌笙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字。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盡然若

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鳥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淬蕪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體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割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千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簪述率有僞勝以理勝者多闕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排側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褥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護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理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是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徵言羣士萃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彦稍厭舊聞別辟塗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纂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興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沉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曾滌筆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吾賢魁儒長者之緒。篤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輿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鳴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舊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闡其道。儻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蘊。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因識孤憤。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環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與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獨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鷲馬登

峻。坂。縱。橫。險。阻。面。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運。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誦。詁。博。辨。度。越。普。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符。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造。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誇。賀。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鹿。差。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管。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

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敢。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聲。頌。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

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撥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辭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董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思精矣。吾國書國朝先正遺像。首願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傳高郵王念孫徵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闡通國藩之想。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莫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賦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為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論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疲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自淳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估畢。呀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絕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末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

朝耕而暮稷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嘶以資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
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降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鐻銖或百錢
通負怨及孫子若通閭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流衍則
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
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
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
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憊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神不愧而俯不忤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
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排形於
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借不世之子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著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
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
之在旁

曾滌笙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經文之士頗稱述經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
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嵩猗
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錢別之詩勳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

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餘別而隨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匿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躡濬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日。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范軾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符合。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豈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羸此哉。

會滌筮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借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爻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於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上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國家承平。突

觀。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遵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俊天下翕然爲浩博稽核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閻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可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閻麗之文。間然無復有存者矣。聞者吾鄉人凌君玉坦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日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誥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爲同志者勸。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會滌菴與劉履仙書

尊喜暮積丸。近十日服之。尙無成效。大箸遊記二首。以義理言。則多精當。以文字言。終少強勁之氣。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劄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亦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圃。與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輒妄施批點。極知無當。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論文肥說當錄出。以污尊冊。然決無百葉之多。得四十葉爲幸耳。

曾滌筌與彭雲琴書

僕觀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介。倔強與世齟齬。足下傲骨。麟峒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塊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日浮亢之失。兩者並進。所詣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

曾滌筌復鄧寅皆書

小兒紀澤頗事看書。不好制藝。吾意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即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滌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礪。則不成。令器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開。即便札記。思則還塞之矣。小兒於每三八課期。敬求先生督令作文。約以五百字爲率。或作制藝。或作賦。或作論。或作經解。札記斷不可一字不作。或逢三作制藝。逢八作賦。論經解亦尙妥善。未有無一字之常課。可以幾於成者也。

曾滌筌覆葛舉山書

國藩生平坐不敬無恆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於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君之祖與吾之祖。於此三語皆能體行。幾分。僕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至於有恆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爲兩事。前寄寅皆先生書已詳。

言之矣。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是無恆也。讀書宜精宜義。能然而不能完。是亦無恆也。足下現閱八家文選。即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即將歐文抄讀幾篇。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恆之弊。

會澤筆覆吳南屏書

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中。稱引並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未一語曰。而老子深遠。孟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寧可謂平。至尊緘有曰。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闕惜。昔階嚴蕞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舊人。畏爲命案所汙累。至靡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資。摘除大名。亦一法也。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鄉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造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自有書序。邊官有賀序。上稷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滯。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既復復岑書之雅深。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淺無

可驚喜一則精耐耗竭不克窮探幽隱一則軍中卒少閑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曆及明七子之風尊兄陳腕姚氏亦願欲參用其說否

曾滌筌覆吳子序書

接惠書揭君遺書序讀過清勁爲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廣潤姚惜抱論詩文每稱當從聲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弟夙昔好揚雄韓愈瓌璋奇崛之文而近時所作率傷平直不稱鄙意亦緣軍中日接俗務不克精心營度耳

曾滌筌覆許仙屏書

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脈葉魏晉六期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著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矧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義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騰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

曾滌筌覆劉震仙中丞書

來書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頗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面卜取舍國藩竊

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勸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義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興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并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志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充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

會滌筆覆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并大箴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越。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與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遶。重絕。

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翺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章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樹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憫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選之故編中雖衆衆長而僕爾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牽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搢約論誦祭書賸搢約假歸序賸鐵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善精而詞俊負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惟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諧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鼎獨執其微而發其蘊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嘗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

曾滌笙復汪梅村孝廉書

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董江都春秋斷獄胡安定經義治事皆不尙詞華錢備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門箠迹六經皆官守之書官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避之左傳於叔魚魯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說薛宣申咸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即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著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事此法頗佳然昔賢

作表之義。在於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幽遠而討佚亡。顯閎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旁搜遺集以證之耳。今胡公聞見既近。勸施爛然。聲於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類反晦。細檢檔案。考覈往還諸人筆削。排比成書。亦殊不易。開貴同年來君榮實。熟於答書體例。或邀入省。與閣下所推編輯。刻日成書。亦不必過於矜慎也。

會滌筌復陳右銘太守書

大箸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憤罵一篇之內。繚絡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澁句。以駭庸衆。斯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茲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習。使其氣若翔。翫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倏適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屹屹。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復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

會滌筌與張廉卿書

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思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二端判分。靈然不謀。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脩曾鞏然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連乎其間。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何如。

曾滌笙日記八則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節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奇辭大句須得瑰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與志類雜記類宜吞吐顧其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敎文則宜噴薄書牘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任意推之。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澹字改作和。

字。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為文章，略得八

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雄 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捭捩，有芒

直 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 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 義乘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其曉

遠 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

潔 冗意陳言，類字盡甚，慎爾褒貶，神人共監

適 心鏡兩開，無待柳記，歐傲得大白在

關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為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為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饒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象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

取象亦少異矣。嘗歎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濶泊。如下策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入巧極而天工錯徑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棹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徵有異同。

會滌筌家訓九則

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筌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奏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鼂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與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然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夏夏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

雜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求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雜奇而句能雜奇句不雜奇而氣能雜奇者具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麗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雜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所問敘事詰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卽盧夫人之銘

女。聖。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雜。奇。峭。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皆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教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若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期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為疾憾

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談詭則余願憤矣至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為行氣不易之法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

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章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四言刻意摹古亦之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入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著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若春雷即其他凡墓誌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峭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白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試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願莫遂爾曹既得此精筴以後更當專心壹志以精禱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

而六經。靡不。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洗。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鄧。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

閱。看。書。籍。成。誦。者。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哀。江。南。賦。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賁。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序。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皆。當。手。鈔。熟。讀。背。誦。

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也。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而。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義。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而。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於。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愈。絕。罕。倫。不。足。以。當。大。家。之。日。渠。既。迥。絕。罕。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語。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隱。微。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

吳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閣。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聞。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會。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

宗派之論。則在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異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詞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已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乃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興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唯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不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末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尊。廣尊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

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待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張廉卿贈范當世序

余以今年三月。因通州張生譽晤其同里范生當世。邗江舟次。范生出所爲文示余。余讀之。其辭氣誠盛。昌不可禦。深歎異以爲今之世所罕觀也。泊七月。生偕泰興朱生銘盤來金陵。復攜所爲文求余爲是。正且狙。猥問爲文法。甚至余既取其文。稍稍點定。於其歸告之曰。生誠志乎文。夫文必有其本。匪第以文而已。生獨不見夫雲乎。軋忽輪困。潏然起於山川之間。潢洋浩渺。旁魄乎大地。及其上於天也。鴻網繽紛。駢闐膠轕。舞若層臺。濫若崇斯。濟乎若波。萃乎若峯。旁唐日光。與風駭。倏忽萬變。光色照爛。燿園滄。滌若龍者。騰若探者。躍若虎者。奔若驥者。藹若鴻者。厲若隼者。濛若儼者。怒若蓋者。揚若旂者。曳若帶者。曼若茵者。繁若藻者。暉若葩者。樛若長松。爛若繡。嬌若鼎。鑿若美。嶷若列仙。奇變傲詭。千竅億形。不可殫陳。久立騁望。震炫傲。溺蕩精駭。神至其施。利澤於天下也。壘宇宙。合綿絡。天地歎位。欲海乘駭。森驅疾雷。雨九野。植百昌。昭徽品。莫復曠。無外恩。溥澤。風止雨霽。不一。曠而倏。歸於無有。藉之無垠。出之無窮。舒之無方。斂之若亡。然後知惡之所爲一變化於自然。而皆其餘也。烏乎生誠觀乎。是豈徒以其文乎哉。卽其文。又孰有尙焉者哉。

張廉卿答吳學甫書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曩句將以儒者之學。澤我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復遞到三月晦一函。適密劍有悼亡之感。先期歸里。一書始來鄂城。忽忽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鈔寄。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字見推。且虛懷諮度。諄諄無已。密劍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

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白爲一事常乘乎其然而緼同以處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然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斯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沈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擬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皆從之矣閣下以爲然乎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裁其辭俗劍道歲亦正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贏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搭劍比所遇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恐終無所就閣下才高而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爲涓埃之神惟亮嘗不宣

張廉卿答劉生書

曉堂足下蚤春承寄示文數首入秋又得手書勤拳懇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誦文以尊君事略最踴躍可愛讀老子中一段辭甚高闐然入古人之室矣前幅微覺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他文識識並超出凡近而亦時不

免。辨。此。夫。文。章。之。道。莫。要。於。推。健。欲。爲。健。而。屈。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於。俗。而。務。爲。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爲。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之。強。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爲。難。知。其。難。也。而。以。意。默。參。於。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間。此。固。非。愚。莫。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於。其。心。是。則。其。至。焉。耳。至。之。道。無。他。廣。獲。而。精。彙。熟。諷。而。湛。思。舍。此。則。未。有。可。以。速。化。而。襲。取。之。者。也。吾。告。子。止。於。是。矣。夫。文。之。爲。事。至。深。博。而。裕。劍。所。及。知。者。止。於。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倦。他。日。必。卓。有。所。就。此。乃。釋。心。而。言。非。相。譽。之。辭。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焉。可。也。足。下。文。知。友。中。多。求。觀。者。故。且。欲。留。此。俟。他。日。再。奉。還。耳。惟。亮。誓。不。宣。

張廉卿答李佛筮書

价。至。奉。讀。手。書。有。爲。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箬。則。又。大。喜。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掣。長。度。短。固。亦。未。爲。失。裕。劍。豈。敢。任。此。顯。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即。爲。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必。謀。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劍。臨。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芒。乎。紛。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棄。其。修。行。立。名。所。得。自。爲。之。事。奔。著。騁。欲。一。切。以。被。非。望。卒。派。派。以。沒。身。甚。且。爲。訴。於。天。下。後。世。者。甚。可。悲。也。既。亮。識。其。然。又。自。少。嗜。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搏。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惟。是。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就。辟。獨。以。爲。

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梭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寄足下。爲我一決其然否。其然。那是吾益也。用。賴。自。喜。也。不。然。耶。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棄。百。爲。以。從。事。於。斯。且。使。裕。劍。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爲。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吳壘甫答張廉卿書

承示姚氏於文未能究極聲音之道。殆於此事更未悟入。往時文正公言。古人文皆可讀。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謂能矣。願誦之而不能成聲。蓋與執事之說若符契之合。近肯堂爲一文發明聲音之故。推本詁夏而究極言之。特爲奇妙。竊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爲抗隊。詘折。斷續。斂修。緩急。長短。申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執之自然。非必有意於其間。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氣之未充者也。執事以爲然乎。

吳壘甫與姚仲實書

大箸匆匆讀竟。所附記者。大抵得於所聞。非有心得相益。文事利病。亦有不必要人言。徐乃自知者。從此不懈。所謂必曰進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璋之境。尙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會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辭句之靡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

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賾。博皆於文體。有妨故善爲文者。尤慎於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爲絕盛之作。其他可知。至於常理凡語。涉筆卽至者。用功深。則不距自遠。無足議也。

吳學甫與李贊臣書

往年羅稷臣欲求得吳刻古文辭類彙付之石印。發各學堂。亦藉流傳。孤本甚盛舉也。屬某爲求白紙初印者。數年不能得。去冬得之。送書至津。而羅已遠。使詢之石印局。止肯印五百部。書會文正公自謂文字之傳得之姚氏。其於惜抱自著之文。尙非傾心佩服。而獨服膺此。選屢爲後生言之。今讀會公書牘。亦仍可覆按其惜世間多行康刻。康刻乃未定之書。獨吳氏此刻爲姚公晚年定本。姚公卽世。管異之梅伯言之。徒校刊此書。其於康本。實有雅鄭之別。其篇弟去取亦多不同。板存金陵。燬於粵盜。南北藏書家。見吳氏元刻者甚少。石印必得白紙。而吳本白紙者又加少焉。此所以求之數年而不能得也。竊謂救時要策。自以講學西文爲務。然中國文理必不可不講。往時出洋學生。歸而悉棄不用。徒以不解中學。而去年王制軍來書。亦謂講求西學。必得中學成材者。乃爲有益。中學門徑至多以文理通達爲最。重欲通中文。則姚氏此書固徹上徹下。而不可不急講者也。

吳學甫與劉進之書

大文二首。敬讀一過。佩服無似。謬加平議。奉繳。私心相愛。不能已已。抑有懷疑欲上獻者。執事有文如此。顧不甚服。左氏韓公。而有取於太沖三都。何持議之驚衆。若是僕則以爲中學以文爲主。漢以後子長退之文家。兩雄後人無能幾。幸萬一者。太沖自是魏晉健者。其賦才踴躍。孟堅孟堅學子雲。而柳子厚推服退之。以爲過于雲。彼知言之士。不爲妄

歎今進太冲而退退之恐此論未公左氏之文開子長先聲其史裁全在記大戰諸篇曾文正所選彼記類左氏高文略盡其變動出奇有若鬼神造化不如執事所議也因佩服大文遂略貢所疑伏維財幸

吳擘甫答嚴幾道書

來示謂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假自他之類以祛蔽揭擷最為卓識某前書未能自達所見語輒過當本意謂中國書籍猥雜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日力奪去大半益無暇瀏覽向時無足輕重之書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用之書當與六藝並傳不朽也若中學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時曾太傳言六經外有七書能得其一即為成學七者兼通則間氣所鍾不數數見也七書者史記漢書莊子韓文選說文通鑑也某於七書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書其一姚公此書餘一則曾公十八家詩鈔也但此諸書必高材秀傑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涂轍獨姚選古文即西學堂中亦不能棄去不習不習則中學絕矣世人乃欲編造徑文以便初學此廢棄中學之漸某所私憂而大恐者也區區妄見敬以奉質別紙垂詢數事某淺學不足仰副明問謹率陳臆說用備采擇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亦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倣效耳來示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闕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仍則傷潔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潔毋寧失真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為文而俚俗淺鄙薦紳所不道此則背之知言者無不懸為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鄙也文固有化俗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萊太史之言影頤在當時固皆以俚語為文而不失為雅若范書所載鐵脛尤來大捨五樓五蟠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

皆。斐。雅。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佷。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比。自。難。入。文。削。之。似。不。爲。過。據。令。爲。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敘。明。源。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敘。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乘。至。失。事。實。也。姚。郎。中。所。選。文。似。難。爲。繼。獨。會。文。正。經。史。雜。抄。能。自。立。一。幟。王。黎。所。續。似。皆。未。善。國。朝。文。字。姚。春。木。所。選。國。朝。文。錄。較。勝。於。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若。欲。備。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鑑。之。類。則。世。蓋。多。有。若。謂。足。與。文。章。之。事。則。姚。郎。中。之。後。止。梅。伯。言。會。太。傅。及。近。日。武。昌。張。廉。鄉。數。人。而。已。其。餘。蓋。皆。自。鄴。也。來。示。謂。歐。洲。國。史。略。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會。太。傅。所。稱。彼。記。典。志。二。門。似。爲。得。體。此。二。門。會。公。於。姚。郎。中。所。定。諸。類。外。特。建。新。類。非。大。手。筆。不。易。辦。也。歐。洲。紀。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選。固。史。法。裁。之。文。無。窮。裁。專。以。求。盡。爲。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爲。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真。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韻。今。亦。以。用。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爲。難。耳。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爲。極。語。矣。私。見。如。此。未。審。有。當。否。不。具。

吳肇甫復齋藤木書

昨。得。手。示。敬。承。一。來。示。謂。生。今。之。世。而。無。益。於。今。之。世。是。生。猶。死。其。言。絕。痛。具。見。烈。士。壯。心。執。事。綜。覈。西。士。論。說。卅。餘。家。皆。與。貴。國。體。不。合。鼓。舞。士。氣。作。新。民。心。皆。倫。理。學。之。力。足。見。東。方。俗。尚。不。能。盡。用。西。法。而。歐。六。經。傳。記。所。遺。留。之。倫。理。學。實。立。國。不。刊。之。典。抑。來。示。所。謂。有。益。於。世。者。不。知。何。惜。若。云。立。功。則。權。勢。不。屬。未。易。成。事。若。猶。是。立。言。則。必。屬。之。理。精。而。詞。勝。者。矣。來。示。謂。世。與。文。俱。逝。則。遺。骸。相。與。語。洵。英。雄。快。論。僕。以。謂。文。之。至。者。則。世。逝。而。文。不。與。俱。逝。其。逝。焉。者。乃。近。日。所。新。出。之。西。文。明。日。出。一。新。書。則。今。日。之。書。頓。廢。矣。若。吾。國。聖。哲。之。文。則。不。得。謂。遺。骸。對。語。蓋。其。入。去。

我。已。數。千。載。而。語。笑。動。作。若。在。吾。日。中。是。其。人。之。精。神。永。存。於。簡。冊。間。不。可。得。廢。毀。故。足。貴。也。今。貴。國。論。教。育。者。貴。教。育。之。精。神。如。敵。國。之。文。字。不。惟。形。骸。具。而。已。要。自。有。文。字。之。精。神。焉。堯。舜。三。代。以。之。治。當。時。孔。孟。以。之。教。後。世。馬。班。韓。歐。以。之。傳。道。明。法。皆。其。精。神。所。爲。也。今。敵。國。未。能。取。歐。美。之。長。以。自。輔。其。短。是。誠。失。策。惑。者。至。并。敵。國。文。字。詬。病。之。竊。以。爲。非。也。今。諸。國。賢。僂。競。趨。哲。學。若。敵。國。文。字。豈。非。字。內。哲。學。之。至。大。者。乎。若。哲。學。大。興。即。敵。國。文。字。必。有。遠。行。於。歐。美。之。一。日。今。將。研。求。各。國。之。匿。文。徵。學。而。字。內。至。大。之。敵。國。文。字。不。能。盡。明。豈。得。遽。號。爲。哲。乎。今。歐。美。諸。國。皆。自。詡。文。明。明。則。有。人。文。則。未。敢。輕。許。僕。嘗。以。謂。周。孔。之。教。獨。以。文。勝。周。孔。去。我。遠。矣。吾。能。學。其。道。則。固。即。其。所。留。之。文。而。得。之。故。文。深。者。道。勝。文。淺。則。道。亦。淺。後。世。失。治。由。君。相。不。文。不。能。知。往。昔。聖。哲。精。神。所。寄。固。非。吾。聖。哲。之。道。之。不。足。以。治。國。也。特。今。世。富。強。之。具。不。可。不。取。之。歐。美。耳。得。歐。美。富。強。之。具。而。以。吾。聖。哲。之。精。神。驅。使。之。此。爲。最。上。之。治。法。吾。今。不。能。富。強。故。不。能。自。用。其。最。上。之。學。歐。美。以。富。強。自。雄。而。遂。詬。病。吾。國。文。學。以。爲。無。用。則。亦。未。闕。最。上。之。等。級。而。治。術。所。由。未。臻。於。美。粹。者。此。也。因。承。來。示。推。謝。及。此。未。識。有。當。否。

吳擘甫答齋藤木書

前。得。續。書。文。字。馳。聘。可。喜。所。論。敵。國。隋。唐。以。後。但。講。哲。學。而。棄。倫。理。學。事。誠。有。之。此。不。自。隋。唐。始。梁。武。父。子。皆。有。哲。學。而。倫。理。闕。如。以。鄙。見。論。之。彼。所。從。事。者。乃。哲。學。枝。葉。非。本。源。也。真。能。通。哲。學。則。必。合。倫。理。與。哲。學。爲。一。豈。倫。理。之。外。別。有。哲。學。乎。來。示。所。稽。七。事。蒙。意。亦。尙。未。安。老。莊。去。仁。義。言。道。德。韓。公。已。排。斥。之。道。德。虛。位。仁。義。定。名。其。說。殆。不。可。易。若。莊。子。所。云。虎。狼。仁。也。其。言。故。自。有。激。非。正。論。老。氏。云。正。言。若。反。莊。生。言。寓。言。十。九。下。走。謂。讀。老。莊。書。必。宜。識。此。意。凡。彼。所。謂。仁。義。乃。當。時。僂。託。仁。義。以。自。利。者。耳。故。曰。侯。之。門。仁。義。存。稽。叔。夜。識。此。指。其。非。堯。舜。薄。湯。武。所。謂。堯。舜。湯。武。者。可。

馬氏父子也。豈真欲盡翻古今定案哉。其他尊論皆與鄙見略同。無復間然。

吳肇甫記古文四象後

右曾文正所選古文四象都五卷。往時汝給從文正所寫藏其目次。公手定本有圈識。有評議。皆未及鈔錄。其後公全集出。雖鳴原堂論文皆在此。書獨無。有當時撰年譜人亦不知。有是書。意元書故在。終當續出。今曾忠襄惠敏二公皆久薨逝。汝給數從曾氏侯伯二耶求公是書。書藏湘鄉里第。不可得。議依舊所藏目次繕寫成冊。其評議圈識。俟他日手定本復出。庶獲補完。自吾鄉姚姬傳氏以陰陽論文至公而言益奇。剖析益精。於是四象之說。又於四類中各析爲二類。則由四而八焉。蓋文之變不可窮也。如是至乃聚二千年之作。一一稱量而審定之。以爲某篇屬太陽。某篇屬少陰。此則前古無有。真天下瓌偉大觀也。顧非老於文事者。驟聞其語。未嘗不相與驚惑。文之精微。父不能喻之子。兄不能喻之弟。但以俟知者知耳。此揚雄氏所以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公此編故自謂失之高古。夫高古何失。世無知言君子。則大聲不入里耳。自其宜矣。文者天地之精華。白孔氏以來已預識天之不喪斯文。後之世變。雖不可測。知天苟不喪中國之文。後君子讀公此書。必有心知而篤好之者。是猶起姚氏曾氏相諾。唯於一堂也。豈不大幸矣哉。公又嘗欲分古近體詩。亦爲四屬。而別增機神一類。其後蓋未成書。獨於所鈔十八家五言古詩。皆刻四類字。朱印本詩之下。曰氣勢識度情韻皆與文同。曰工律則與文異。而無機神之說。蓋仍用四類也。今并繕寫附著卷中。讀者可以隅反也。

書後

余編古人論文大義既竟。輒把旣不忍釋。爰書其後曰。得名師。難得衆名師。尤難夫衆名師不可得。而況於天下之名師。天下之名師。尤不可得。而況於古來之名師。今是編成。是聚唐宋以來衆先生於一堂。而詔諸生。其音如韶夏之迭奏也。其體若珪璋之並陳也。其文采若黼黻之交輝也。斯誠可謂文苑之大觀。而諸生之幸福。爲何如。昔曾文正題世綵堂。韓文云。其光熊熊。可燭天地。是書之光。殆亦可以燭兩間而不泯已。君子之爲義也。必謹乎其所以窮理也。必慎乎其所以擇也。孟子言養氣。本於集義。是故集天下之耳以爲耳。則可以廣聽。集天下之目以爲目。則可以併視。集天下之心思以爲心思。則可以靈照。乎萬物。然而化裁適變。君子有用中之道。譬諸集古今中外之制度名物。憲章則必綜覽乎風俗之純駁。民氣之剛柔。民智之通塞。斟酌損益。而審所宜以處之。若集古今之文章。而於在我之程度。尙懵然不知。所以自處。則於古人之精神笑貌。詎能想像其萬一。是雖聚天下之名師。亦終無裨於實用。先聖有言。擇善而從。又曰。與時消息。自古鴻儒達士。蓋無不兢兢於此焉。然則是道也。寧獨以論文乎哉。寧獨以論文乎哉。

宣統元年夏五月唐文治自書後

